



# 云锦

曹慧民

我一直认为,故事最早起源于短小。若需长时,古人想到了“章回”,把它割短了讲。《一千零一夜》也得一天一天讲,今天不能占了明天的篇幅。对于短小篇什,人们总是偏爱的。南京云锦,尺幅间“寸锦寸金”,一针一线,皆为锦绣。长有长的好,八万里云锦飘作;短有短的妙,雪泥鸿爪细亦阔。短小精练地讲中国故事,在限制中提炼生活,浓缩的都是精华,就像有人说:“这是米粒之珠,吐光不大”,然,芝麻饱满也喷喷香。

讲故事,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,因而有了“微博体”。精神食粮,立等可取。部队宿营讲一段,然后“梦回吹角连营”;行军路上讲一段,听得“五十弦翻塞外声”;打靶归来讲一段,何曾“落花归去马蹄香”……这样说来,《车厢里的女兵》,她们讲的是世上最好的故事!

元代倪瓒的《容膝斋图》,画上着墨不多,“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。如果说,造房子,就是造一个小世界,那么这张画境界内的全部东西,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。”“发纤秣于简古,寄意味于淡泊。”你能说,这是一座仅能容纳双膝的陋斋吗?

对了,请赐我们短篇。以线为绣,可织岁月!

插图 朱凡

# 车厢里的女兵

曹 壮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茫茫戈壁,热浪翻卷着地平线,作战靴踩在石头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远远望去,一个头戴钢盔的迷彩身影在沸腾中渐渐走来,偶尔停下,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,觉得看走眼了就撇一边,直起身,拍拍手上的沙,继续走;一会儿,弯下腰又捡起一块,若觉得中意,就心满意足地装进口袋……

走到跟前,驾驶员覃春莲摘下防风镜,长长的睫毛下,圆溜溜的眼睛透着清澈,像在沙漠里撞见一汪甘泉。她爬进“平头柴”驾驶室,熟练地从座底下摸出一个装了大半瓶石头的玻璃瓶,把刚捡来的那块石头掏出来投了进去。她一边拧紧瓶盖,一边拧紧眉头,故作紧张地对她说:“确定坐后面?你们可得坐稳了!”

说罢,她竟突然像没绷住的气球,自顾自地仰着脖子咯咯直乐。“啷!”连长一巴掌拍在了这个让她看起来头重脚轻的钢盔上,从副驾驶探出身:“放心,她可是老司机了!”

顶着45摄氏度的高温结束上午的训练,女子导弹连驱车返回距离发射阵地十多公里的宿营地休息,我同另一位记者随她们钻进了平板车厢。嘿!这儿可真够闷的,一堆乌漆墨黑的大包小包,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,她们坐、靠、躺在上面,各找安身之所,卸下钢盔,各自随意地扒拉着湿漉漉的头发,几缕阳光从篷布的缝隙斜插进来,打在她们身上……

“得穿长袖!”坐对面的新兵王欣宇盯着我们看了半天,终于开口。“你们女孩都不怕晒黑,我们更不怕。”她摇头:“不是黑,是痒!”“不光痒,还疼!”中士冯彬茹大嗓门的补充显得不容置疑。

片刻沉默后,不知从哪儿又发出一个声音:“最关键的是……”是什么?大家都等着那下半句,可半晌却没了音儿,正想放弃,它又冷不丁地冒了出来:“还不能挠!”话音落,车厢瞬间“炸锅”,在满是石子的戈壁滩上,她们的笑声被颠得忽高忽低。

“看这个!”半躺在里面的下士冯丽芳举起一块刚捡来的石头,大家争相传看,纷纷亮出鉴宝专家的身份,你一言我一语,不时配上几句时髦的赞美之词。

无垠的戈壁滩遍地石头,但被装进瓶子里的也就那么几块,装进

瓶子里的也很多,但每个人最喜欢的也就那么一块。冯丽芳似乎找到了最心仪的:“它是绿色的,这儿的绿色太少了,连草都是黄色。”

结束这次驻训,她就要退伍了,从19岁到24岁,连队见证了她的成长。指导员说她平日风风火火,啥都不算事儿,崴了右脚也能咬着牙控制着制动和油门,把几十吨的导弹运输车从铁路平板上稳稳开下来。此刻,她出神地看着车厢里的战友,拘谨得像个新兵。

“教导员说等回了桂林要举办个比赛,看谁的石头最特别!”辜春是个上等兵,17岁入伍,身材纤细,皮肤白皙。她的出现,像是一阵清风撞上了沙尘暴,与戈壁滩的粗犷显得格格不入。和冯丽芳一样,不久她也要脱下军装回校园,问她有啥遗憾。她使劲儿点点头:“遗憾太多了,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去过朱日和。”

我诧异,她却反问:“当兵不就是要当到极致吗?把该体验的都体验了才叫当兵呀!”这句话,我们绕了半天才捋顺。

我提议唱首歌,“金手指”自告奋勇。“金手指”的美誉是中士饶瑜自封的,她自豪地告诉记者:“我是发射手,按一下发射键,几百万可就出去了,你说我手指值不值钱?”

那天午饭,新闻频道正在播放“导弹兵王”一级军士长王忠心的事迹,当这个瘦小的四川女兵听到“导弹兵王”四个字竟猛地回过头,就着一口没咽下去的饭,故作委屈地含糊道:“导弹兵王不是我吗?”

“金手指”入伍前是一名艺术生,也是连队的文艺骨干。此刻,她调整坐姿,深情地唱起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。不一会儿,车厢里的姐妹们都跟着唱了起来:“栀子花,白花瓣,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,爱你,你轻声说,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……”

在大漠戈壁唱“栀子花”,也只有军中女兵能做到。路越来越难走,好像又刮起了一阵小规模的沙尘暴,被吹起的沙石疯狂扑向篷布,她们用歌声慢慢放松了彼此的肌肉,在摇晃的车厢里,渐渐进入梦乡……

军车顶棚烈日继续向前行驶,车厢里也慢慢恢复了平静。无休止的颠簸中,一只钢盔随惯性晃动,甩出一串钥匙,而它的主人低着头靠在战友肩膀上,一只手死死抓住挡板,睡得昏昏沉沉。

一个新兵,坐在车尾,安静地看着后退的戈壁滩,久久不愿回头……



# 赤兔

文 明

## 微纪事

不是零碎,是精粹

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,4月还在飘雪花。一阵寒风袭来,冷得人哆嗦。某旅骑兵连列兵张楠正在马厩里拉马草、碎马料,为军马准备食物。

按照骑兵连的惯例,列兵不能单独接触军马,更不能骑上军马到放牧点。这个下连不到4个月的列兵,是打破连队惯例的“第一人”。

连队有一匹赤兔马。入伍前,读过《三国志》的张楠就知道,“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”。赤兔马,本名“赤菟”,兔取菟字的意思,意为老虎。兔头,实为兔头,即虎头。大红色,像老虎一样凶猛的神驹,非超凡之人不可驭也。

那天连队举行授马仪式,张楠请求把赤兔马分给他,连长没同意。于是,张楠每天都去软磨硬泡。最后,连长只好允许他先跟兽医熟悉赤兔马。

第一次抓马,还没等靠近,赤兔马就给张楠来了个下马威——前蹄上扬,一个前扑,幸亏旁边的老班长一把将他拉开。连长心想:“这下,张楠该知难而退了。”没想到,张楠却坚持了下来。

到马厩后,张楠向兽医请教怎样才能走进军马的内心世界。兽医递给他一本军马卫生教材,要他仔细研究。

然而现实与教材还是不一样。一次,张楠给赤兔马喂玉米,八成是动作迟疑了一点,赤兔马猛一回头,“噉”,张楠手臂立刻被啃了一口。看着那月牙形的伤疤,他笑着说:“这是它给我的‘定情记号’。”

“军马是有灵性的。”连长对新兵说,“平时你对它好,战时它能救你的命。”

张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,每次加完草料,他都会走到赤兔马跟前,掏出苹果喂它,边和它聊天,边用脸颊靠近它的额头。

一次收马,为了躲避风沙,张楠竟然在一个小土坑里睡着了。赤兔马跑到他跟前,发出咆哮的声音,意思是提醒他该回去了。张楠醒来后,赤兔马正往他脸上喷着暖暖的鼻息,他知道,他们已成了莫逆之交。

插图 朱凡

# 数星星

戴永洋

## 我喜欢讲故事

口述实录,时光留声机

当兵这么多年,睡过很多地方,但睡马路还是头一次,准确地说,是扎马路。因为,那一夜,我压根儿没睡。

那是我们摩托化行军的第一天,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部队选择就地宿营。一听“宿营”,我高兴坏了,心想,舟车劳顿一天,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可一下车,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——放眼望去,除了马路,还是马路,“该不会让我们睡马路吧?”

果然,被我猜中了。“睡马路就睡马路吧,咱解放军啥地方没睡过?”一个天性乐观的战友笑呵呵地说道,边说边开始搭建单兵帐篷。可转眼,他就自己啪啪打脸了,因为他发现,马路的地表温度足足有50摄氏度,根本就是一张电热毯,这可怎么睡呀?

“就是火炉也得睡!要知道,明天还有更艰巨的机动任务呢!”实在太累了,大伙儿也没那么多讲究了,纷纷忙活起来。我从车上打了一盆备用水,简单擦了擦身子,便钻进了自己的帐篷。刚进去还好,可一躺下,立马就不对劲了,一股热气失了控地往上蹿,不对,是蒸气——自己进的不是帐篷,根本就是一张蒸笼!



插图 朱凡

## 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入夜,青藏高原温度骤然降至零下42摄氏度。寒风一阵紧似一阵,这时,连长索朗扎西给上士刘昌磊下达了一项任务:带领小分队深入“敌”后,对“敌”一重要目标点实施爆破。同时,新配发的单兵夜视器材也将第一次接受“实战”的检验。

此时,寒风夹着雪花袭来。恶劣的环境反而成了掩护小分队行动的屏障,刘昌磊带领队员一路顶风冒雪,一步步向着目标点渗透。

忽然,刘昌磊握拳举到额前,示意队员停止前进,隐蔽观察。“有‘敌’情!”顺着刘昌磊手指方向,队员们的夜视仪里出现了“敌”哨兵的身影。他们下意识地将手指移到了扳机的位置。

“不对!按情报显示,小分队距离目标区域还有一段距离,难道‘敌’人发觉了我们的行动,前推了兵力?”刘昌磊心里犯起嘀咕。他用手擦了擦被雪花遮住的镜头,再次通过参照物对比距离。

原来,新配备的夜视仪观测距离更远,成像也更清晰,大家还不适应,以为“敌”人近在咫尺。虚惊一场!

对装备性能有了切身的体会,小分队行动起来更加游刃有余。神不知鬼不觉,炸药已在“敌”人眼皮底下安装完毕。

正当他们准备回撤之际,队员杜响阳轻拍了拍刘队长的肩膀,用手指了指前方。他发现,前方约200米有一处明显的“敌”人防御漏洞,根据他的判断和经验,这是个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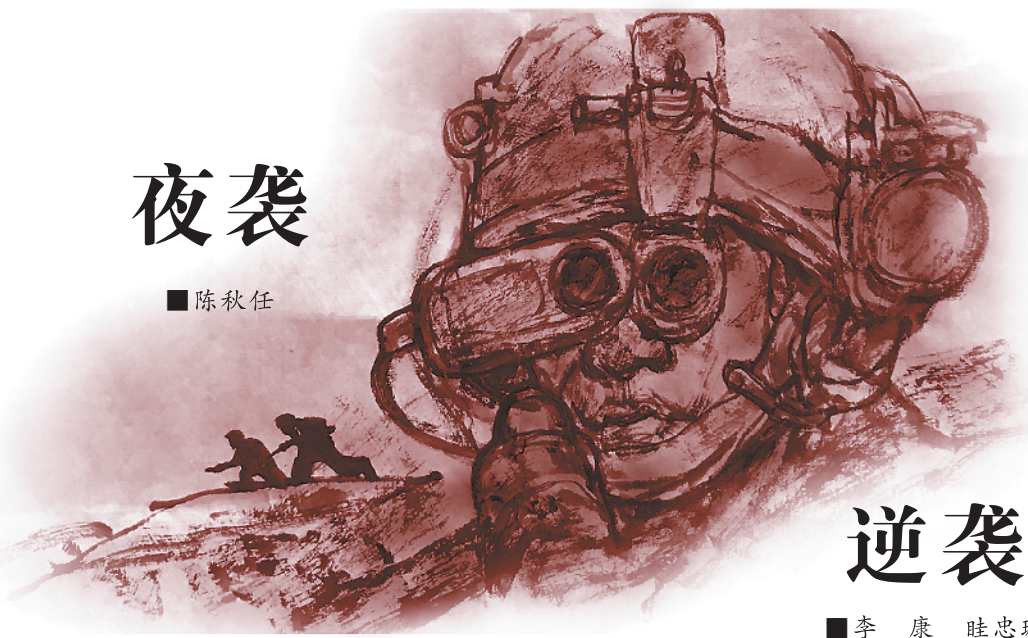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如再换他一个哨,带个‘俘虏’回去。”杜响阳向刘队长报告了他的想法。

“会不会是‘套子’?”刘昌磊心有顾虑,遂召集队员分析,再次细察“敌”情。待确认无误后,他通过电台向连长请战。

“抓个‘活口’回来,固然有利于我们掌握更多的

# 夜袭

陈秋任



# 逆袭

李 康 睦忠斌

“敌”情,可万一暴露自己,不仅任务无法完成,你们自身也将陷入危机。”连长索朗扎西有些犹豫。

“连长放心!我们已经对周围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观察研判,保证能完成任务!”

小分队相互协同,悄悄接近“敌”哨兵。刘昌磊始终盯着敌人的方向。“战机稍纵即逝,能根据‘敌’情灵活处置情况未尝不是实战的应有之义。”索朗扎西了解情况后,同意了刘昌磊的任务请示。

小分队相互协同,悄悄接近“敌”哨兵。刘昌磊打了几组手势,指挥各个队员四散开来,分别担负机动、掩护、观察等任务。“6米、5米、4米……”刘昌磊慢慢起身,一个箭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“敌”哨兵背后将其制伏。

夜,更深了。刘昌磊和他的队员们押着“俘虏”成功潜出“敌”营,他们背后腾起的一束火光,照亮了他们归队的路……

## 晚

饭后,指导员陈舰走到心理疏导室的门口,虚掩的门里传出一阵“哼哼哈哈”的声音。他轻轻推开门,发现室内没开灯,一台60寸的电视机不停地闪烁着“拳皇”游戏的画面。只见三班列兵王雄坤侧倚在沙发上,弓着后背,两手紧握游戏手柄,拇指有力且迅速地在按键上移动,连指导员走到身后也全然不觉。

从小酷爱游戏的王雄坤,可是游戏“拳皇”里的高手,接连战胜了15名前来挑战的官兵,所向披靡,大家都称他为“拳王”。

游戏结束,王雄坤长长叹了口气,随手把游戏手柄往沙发上一扔,垂下了头。“嗯……”陈指导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踮着脚尖,轻轻地退了出来。

他一边在楼道里踱着步子,一边在脑中“回放”王雄坤这几天的点点滴滴:昨天和家人视

频,挺高兴的;上午内务卫生检查,还受到了值班员的表扬;难道是因为那场体能竞赛?

话说下午400米班组接力赛,三班一直遥遥领先,眼看第一就要收入囊中,最后时刻,跑最后一棒的王雄坤接棒时出现了“掉棒”,当他捡起接力棒奋力追赶时,对手们早已将他甩在了身后。

这么一想,陈指导员决定把三班战士全部召集过来。布置完后,他又轻轻推开了心理疏导室的门。

王雄坤像触电似的从沙发上弹起来,立正说:“指导员好!”

“怎么样?愿不愿意‘菜鸟’练练手?”陈指导员打趣道。“来,别愣着,赶快坐下开始吧!”

“Ready,Go!”游戏开始,坐得像机器人一样的王雄坤果然一塌糊涂:反应迟缓,甚至一套大招打向了空气。不到半分钟,就被他的第一个应战人物“不知火舞”淘汰出局。

“原来你这‘拳王’也是徒有虚名啊!”第二回合开始前,陈指导员有意“挑衅”:“看来,‘拳王’的称号今天要易主啊!”

王雄坤有些按捺不住,在裤腿上搓了搓手心的汗,抿了一下嘴唇,两眼开始紧盯着屏幕。

第二回合,王雄坤仿佛和游戏里的“八神庵”合二为一,通过灵活走位,在接连躲过指导员几个绝招后,顺势跃到他的身后,一套连招解决战斗。

陈指导员放下游戏手柄说:“咱俩的比赛有点意思。你有‘拳王’的实力,在游戏劣势的局面下,只要调整好心态,一样可以逆袭取胜。”

这时,班长周亮带着战友推门而入。周亮走到王雄坤的跟前,宽慰道:“这次竞赛失利算不了什么,不要太放在心上。”

“咱们有实力,下次再夺第一!”

……

全班战士你一言我一语,不知不觉,王雄坤的眼圈红了,陈指导员轻轻拍拍他的肩膀,“来,为了下次竞赛夺第一,咱们一起加个油!”

话音刚落,全班人把手重重地叠在了一起。



# 长征

第4675期